刘光汉

论 谣 谚[①]

上古之时，先有语言，后有文字。有声音然后有点画；有谣谚然后有诗歌。谣、谚二体皆为韵语。谣训徒歌[②]；歌者，永言之谓也[③]。谚训传言[④]，言者，直言之谓也[⑤]。盖古人作诗，循天籁之自然，有音无字，故起源亦甚古。观《列子》所载，有尧时谣，孟子之告齐王首引夏谚，而《韩非子·六反篇》或引古谚，或引先圣谚，足征谣谚之作，先于诗歌[⑥]。厥后诗歌继兴，始著文字于竹帛；然当此之时，歌谣而外复有史篇，大抵皆为韵语。言志者为诗，记事者为史篇。史篇起源，始于仓圣。周官之制，太史之职，掌谕书名。而宣王之世，夏有史籀作《史篇》；书虽失传，然以李斯《仓颉篇》，史游《急就篇》例之，大抵韵语偶文，便于记诵，举民生日用之字，悉列其中。盖史篇即古代之字典也[⑦]。又孔子之论学诗也，亦曰："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"是

① 本标题为编者自拟。

② 《说文》谣字下云："徒歌也。"戴侗《六书故》引唐本《说文》："声谣，徒歌也。"《尔雅·释乐篇》亦同。

③ 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"咏其声谓之歌。"

④ 《说文》："谚，传言也。"

⑤ 《文心雕龙》："谚，直言也。"

⑥ 谚字从言，彦声。彦训美士。《说文》云："有文人之所言也。"是谚彦为士之文言：非若后世之谚为鄙言俗语也。鄙言俗语为谚字引申之义。

⑦ 《内则》（按：《内则》是《礼记》的篇名——本丛书编者注）云："十岁学书记"，即史篇也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诗歌亦不啻古人之文典也。盖古代之时，教曰声教，故记诵之学大行，中国词章之体，亦从此而生。……

（原载《论文杂记》，《国粹学报》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第二号）

周作人

儿歌之研究

周作人（1885～1976），男，浙江绍兴人。著名文学家、翻译家、民俗学家，中国民俗学运动的首倡者和发起人。他的言论及其研究成果，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民俗学方面的代表作有《周作人民俗学论集》等。

儿歌者，儿童歌讴之词，古言童谣。《尔雅》，“徒歌曰谣”。《说文》，谣注云“从肉言，谓无丝竹相和之歌词也。”顾中国自昔以童谣比于谶纬，《左传》庄公五年杜预注，“童龀之子，未有念虑之感，而会成嬉戏之言，似或有凭者，其言或中或否，博览之士，能惧思之人，兼而志之，以为鉴戒，以为将来之验，有益于世教。”[①]又论童谣之起源，《晋书·天文志》，“凡五星盈缩失位，其精降于地为人。荧惑降为童儿，歌谣游戏，吉凶之应，随其众告。”[②]又《魏书·崔浩传》，“太史奏：荧惑在匏瓜星中，一夜忽然亡失，不知所在。或谓下人危亡之国，将为童谣妖言。”

① 检《左传·庄公》五年杜预注无此引文。——本丛书编者注

② 《晋书·天文志》中：“凡五星盈缩失位，其精降于地为人。岁星降为贵臣，荧惑降为童儿，歌谣嬉戏；……吉凶之应，随其象告”。《晋书》，中华书局点校本，1974。——本丛书编者注

《晋书·五行志》且记事以实之（以荧惑为童谣主者，盖望文生义，名学所谓“丐词”也）。自来书史纪录童谣者，率本此意，多列诸五行妖异之中。盖中国视童谣，不以为孺子之歌，而以为鬼神凭托，出乩卜之言，其来远矣。

占验之童谣，实亦儿歌之一种，但其属词兴咏，皆在一时事实，而非自然流露，泛咏物情，学者称之曰历史的儿歌。日本中根淑著《歌谣字数考》，于《子守歌》外别立童谣一门，其释曰，“支那周宣王时童女歌，檿弧箕服，实亡周国，为童谣之起源。在我国者以《日本纪》中《皇极纪》所载歌为最古，次见于《齐明天智》等纪，及后世记录中。其歌皆咏当时事实，寄兴他物，隐晦其词，后世之人鲜能会解。故童谣云者，殆当世有心人之作，流行于世，驯至为童子之所歌者耳。”中国童谣当亦如是。儿歌起源约有二端，或其歌词为儿童所自造，或本大人所作，而儿童歌之者。若古之童谣，即属于后者，以其有关史实，故得附传至于今日，不与寻常之歌同就湮没也。

凡儿生半载，听觉发达，能辨别声音，闻有韵或有律之音，甚感愉快。儿初学语，不成字句，而自有节调，及能言时，恒复述歌词，自能成诵，易于常言。盖儿歌学语，先音节而后词意，此儿歌之所由发生，其在幼稚教育上所以重要，亦正在此。西国学者，搜集研究，排比成书，顺儿童自然发达之序，依次而进，与童话相衔接。大要分为前后两级，一曰母歌，一曰儿戏。母歌者，儿未能言，母与儿戏，歌以侑之，与后之儿自戏自歌异。其最初者即为抚儿使睡之歌，以哺缓之音作为歌词，反复重言，闻者身体舒懈，自然人睡。观各国歌词意虽殊，而浅言单调，如出一范，南法兰西歌有止言睡来睡来，不著他语，而当茅舍灯下，曼声歌之，和以摇篮之声，令人睡意自生。如越中之抚儿歌，亦止宝宝肉肉数言，此时若更和以缓缓纺车声，则正可与竞爽矣。次为弄儿之歌。先就儿童本身，指点为歌，渐及于身外之物。北

京有十指五官及足五趾之歌（见美国何德兰编译《孺子歌图》），越中持儿手，以食指相点，歌曰：

斗斗虫，虫虫飞，
飞到哪里去？
飞到高山吃白米，
吱吱哉！

与日本之拍手（chōchi chochi），英国之拓饼（pata-cake），并其一例，其他指戏皆属之。又如点点窝螺，车水咿哑喔，×××到外婆家，打荞麦，亦是。又次为体物之歌，率就天然物象，即兴赋情，如越之鸠鸣燕语，知了喈喈叫，萤火虫夜夜红。杭州亦有之，云：

小焰虫，的的飞，
飞上来，飞下去。

或云“萤火萤火，你来照我！”甚有诗趣。北京歌有喜儿喜儿买豆腐，小耗子上灯台，《北齐书》引童谣羊羊吃野草，《隋书》之可怜青雀子，又狐截尾，《新唐书》之燕燕飞上天，皆其选也。复次，为人事之歌。原本世情，而特多诡谲之趣，此类虽初为母歌，及儿童能言，渐亦歌之，则流为儿戏之歌，如越中之喜子巢，月亮弯弯，山里果子联联串，是也。

儿戏者，儿童自戏自歌之词。然儿童闻母歌而识之，则亦自歌之。大较可分为三，如游戏，谜语，叙事。儿童游戏，有歌以先之或和之者，与前弄儿之歌相似，但一为能动，一为所动为差耳。《北齐书》，“童戏者好以两手持绳，拂地而却上跳，且唱曰，高末！”即近世之跳绳。又《旧唐书》，“元和小儿谣云，打麦打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麦三三三,乃转身曰,舞了也!”《明诗综》;“正统中京师群儿连臂呼于途曰，正月里，狼来咬猪未？一儿应曰，未也，循是至八月，则应曰，来矣！皆散走。”皆古歌之仅存者。今北方犹有拉大锯、翻饼、烙饼、碾磨、糊狗肉、点牛眼、敦老米等戏，皆有歌佐之。越中虽有相当游戏，但失其词，故易散失，且令戏者少有兴会矣。

越中小儿列坐，一人独立作歌，轮数至末字，其人即起立代之，歌曰：

铁脚斑斑，斑过南山，
南山里曲，里曲弯弯，
新官上任，旧官请出！

此本抉择歌，但已失其意而为寻常游戏者。凡竞争游戏，需一人为对手，即以歌别择，以末字所中者为定，其歌词率隐晦难喻，大抵趁韵而成。《明诗综》记童谣云，“狸狸斑斑，跳过南山。南山北斗，猎回界口。界口北面，二十弓箭。”朱竹垞《静志居诗话》云，“此余童稚日偕闾巷小儿联臂踏足而歌者，不详何义，亦未有验。”考《古今风谣》，“元至正中燕京童谣，脚驴斑斑，脚踏南山。南山北斗，养活家狗。家狗磨面，三十弓箭。”实即同一歌词而转讹者。盖儿歌重在音节，多随韵接合，义不相贯，如一颗星，及天里一颗星，树里一只鹰，夹雨夹雪冻杀老鳖等，皆然，儿童闻之，但就一二名物，涉想成趣，自感愉悦，不求会通，童谣难解，多以此故。唯本于古代礼俗，流传及今者，则可以民俗学疏理，得其本意耳。

谜语者，古所谓隐，断竹续竹之谣，殆为最古。今之蛮荒民族犹多好之，即在欧、亚列国，乡民妇孺，亦尚有谜语流传，其内容仿佛相似。菲律宾土人钓钩谜曰，“悬死肉，求生肉，”与

“断竹续竹，飞土逐肉”之隐弹丸同一思路。又犬谜曰，“坐时身高立时低，”乃与绍兴之谜同也。近人著《棣萼室谈虎》曰“童时喜以用物为谜，因其浅近易猜，而村妪牧竖恒有传述之作，互相夸炫，词虽鄙俚，亦间有可取者。”但亦未举载。越中谜语之佳者如稻曰：

一园竹，细簇簇，
开白花，结莲肉。

蜘蛛曰：

天里一只𥳇，
里一只蟹。

眼曰：

日里忙忙碌碌，
夜里茅草盖屋。

皆体物入微，惟思奇巧。幼儿知识初启，索隐推寻，足以开发其心思，且所述皆习见事物，象形疏状，深切著明，在幼稚时代，不啻一部天物志疏，言其效益，殆可比于近世所提倡之自然研究欤。

叙事歌中有根于历史者，如上言史传所载之童谣，多属于此。其初由世人造作，寄其讽喻，而小儿歌之，及时代变易，则亦或存或亡，淘汰之余，乃永流传，如越谣之“低叭低叭，新人留带”，范啸风以为系宋末元初之谣，即其一例。但亦当分别言之，凡占验之歌，不可尽信，如“千里草何青青”之歌董卓，

“小儿天上口”之歌吴元济，显然造作，本非童谣，又如“燕燕尾涎涎”本为童谣，而后人傅会其事，皆篝火狐鸣之故智，不能据为正解。故叙事童谣者，事后咏叹之词，与谶纬别也。次有传说之歌。以神话世说为本，特中国素少神话，则此类自鲜。越中之，“嚗嚗嚗”歌，其本事出于螺女传说，余未之见。又次为人事之歌。其数最多，举凡人世情事，大抵具有，特化为单纯，故于童心不相背戾。如婚姻之事，在儿童歌谣游戏中数见不鲜，而词致朴直，妙在自然。如北京谣云：

檐蝙蝠，穿花鞋，
你是奶奶我是爷。

英国歌云：

白者百合红蔷薇，
我为王时汝为妃。
迷迷碧华芸草绿，
汝念我时我念若。

皆其佳者。若淫词佚意，乃为下里歌讴，非童谣本色。如《天籁》卷一所载，“石榴花开叶儿稀”，又“姐在房里笑嘻嘻”皆是。盖童谣与俗歌本同源而支流，儿童性好模拟，诵习俗歌，渐相错杂，观其情思句调，自可识别。如“石榴花开叶儿稀，打扮小姐娘家嬉”，是固世俗山歌之调，盖童谣之中虽间有俚词，而决无荡思也。

古今童谣之佳者，味覃隽永，有若醇诗。北京儿歌云：

一阵秋风一阵凉，

一场白露一场霜，
严霜单打独根草，
蚂蚱死在草根上。

则宛然原人之歌。《隋书》童谣云：

黄斑青骢马，发自寿阳涘，
来时冬气末，去日春风始。

有三百篇遗意。故依民俗学，以童歌与民歌比量，而得探知诗之起源，与艺术之在人生相维若何，犹从童话而知小说原始，为文史家所不废。《玉台新咏》、《乐府诗集》多所采录，汉时之大麦谣，城上乌最胜，宋长白盛称之，是盖与乐府一矣。若在教育方面，儿歌之与蒙养利尤切近。自德人弗勒贝尔唱自力活动说以来，举世宗之。幼稚教育务在顺应自然，助其发达，歌谣游戏为之主课，儿歌之诘屈，童话之荒唐，皆有取焉，以尔时小儿心思，亦尔诘屈，亦尔荒唐，乃与二者正相适合，若达雅之词，崇正之义，反有所不受也。由是言之，儿歌之用，亦无非应儿童身心发达之度，以满足其喜音多语之性而已。童话游戏，其旨准此。迨级次逮进，知虑渐周，儿童之心，自能厌歌之诘屈，话之荒唐，而更求其上者，斯时进以达雅之词，崇正之义，则翕然应受，如石投水，无他，亦顺其自然之机耳。今人多言幼稚教育，但徒有空言，而无实际，幼稚教育之资料，亦尚缺然，坊间所为儿歌童话，又芜谬不可用。故略论儿歌之性质，为研究教育者之一助焉。

（原载《绍兴县教育会月刊》第 4号，1914 年 1月）

郭绍虞

谚语的研究

郭绍虞（1893～1984），男，江苏苏州人。复旦大学教授，图书馆馆长，曾兼任上海市文联副会长，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。代表作有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、《郭绍虞文集》等。

一

歌谣谚语，在文艺界上均各有其相当的价值。关于歌谣方面研究的兴味，现已渐见端倪。北京大学于三年前已设一歌谣征集处，预备编纂成为《歌谣汇编》；近来复组织一歌谣研究会以谋编纂的进行。至于征集的成绩，就我所知，北大已征到一千七百余首，周作人先生所抄集的《越谣》——绍兴方面的儿歌及谜语——共约二百首，顾颉刚先生所搜辑的《吴歌》约有三四百首，刘半农先生所辑《江阴船歌》有二十余首，又闻常某所辑某地歌谣亦有数百首；其他自吴歌在《晨报》上发表后，各地人士采集寄登者络绎不绝，《时事新报》上所载东圃君所辑的歌谣亦是很多。这虽不能即称为一种良好的成功，至少亦可算是美满的进行。至对于谚语方面的研究，还很少有人提倡。已在从事于搜

集，而有成功的，我只知有颉刚所辑的吴谚，——现已录成五册，至少亦有三千余则——其余只有《古谣谚》、《越谚》一类的书籍罢了。我是吴人，我所知的吴地的谚语，都已为颉刚搜辑进去，不必再费雷同的工夫，因此希望别地方的人士从事于这种有益的采集。这篇文字不过剖析谚语的性质与功能，以明其在文艺界上的价值，作为谚语研究的提倡罢了。

二

谚语的释义，在我国各种书籍中间，大都是简单含浑之说，如：

“俚语曰谚”。(《书·无逸某氏传》)

“谚，俗语也”。(《礼·大学》释文)

“谚，俗言也”。(《左传》隐十一年释文)

“谚，俗之善谣也”。(《国语·越语》章注)

“谚，俗所传言也”。(《汉书·五行志》颜注)

“谚，直言也”。(《文心雕龙·书记篇》)

这些定义对于谚的性质作用，都不能确切说明，未可作为惬当的定义。即如《说文》谓：“谚，传言也，从言彦声”。《广雅释诂》：“谚，传也，,。

这个解释，亦嫌简单不易明了。现在分析“传言”的含义，大概可有三种解释：

(1) 古语。(段玉裁《说文》注)

(2) 传世常言。(《一切经音义》卷十二引《说文》语)

(3) 一时民风土著论议。(《说文长笺》)

第一义因经传所称之谚大都是前代故训，所以认定谚是含有一种格言的性质，典雅的旨趣，可以称引，可以奉行的。——如《韩非子·六反》篇引古者有谚，又引先圣有谚，及《孟子》引夏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谚，《左传》引周谚等。《国语》章注近此义。——第二义是谓谚是传世通行之说，不管浅近俚俗，只要是民间流行的，便可称之为谚。——如《后汉书·仇览传》引蒲亭乡谚，《三国志·马良传》引襄阳乡里谚，《书传》及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释文近此义。——第三义是以为谚是或种社会风俗的结果；即谓谚是时代的产物，必反映当其发生的时代的精神。——如夏谚“吾王不游，吾何以休；吾王不豫，吾何以助”，即可见当时下情上达，上德下宣的景象。《汉书》颜注近此义。——本来谚的含义，兼这三种，——犹不止此——偏举一端，实有未当。《说文》谚字从言彦声，古人文字本于声音，凡字之由某字得声者，必兼取其义：彦训美士，所以谚即美言之意，谓即美士的言语；美士的言语大都典雅易诵，所以亦易于流行，而美士的所以发为这种言语，则固不能脱离环境——时代风俗——的影响的。

以上这些都是我国旧时对于“谚”字的释义，即从外国的语言中考察，亦差不多有同样的含义：日本语“谚”字是“コトワザ”，据于本居宣长之说，“谚”之本意是谓“神之心”，而世人之言之以喻吉凶之事者，此是神道学者的见解，未免牵强。实则“コトワザ”之意是谓实地经验的事业用一种言语来发表的。这种用来发表的言语，即是“コトワザ”。英语“谚”字是 Prcverb，法语是 Prcverbe，其语源均出于拉丁语 Proverbium 一语。Proverbium 是 Pro 与 Verbium 二语合成，Pro 是“前”或“公”的意思，Verbium 是“言词”的意思，所以英法的所谓谚，是公然在于许多人前说的言语，即这一种言语在社会上有流行性的。德语“谚”字是 Sprichwort，Wort 即言词之意。Sprich 是由于 Sprechen（说）或 Spruch （宣告）而来。据此则德国谚语的含意是谓日常人所说的言语或如裁判者的宣告，须促人实行的。本来德国有一句谚语是“Sprichwort，Walrwort”（谚语即真语），可见德人对于谚语的观念，以为最富于格言性的。

由以上种种不同的意义而考察之，可知谚的根本意义是有言语的意义，以此为基础而更有下列各义：

（1）是一社会上所流行，可公然用于谈话的。

（2）根据于实际的经验，即受当时风俗的影响的。

（3）体裁主于典雅，即用美的言词以表现的。

（4）规定人的行为的标准，即使人可以照着奉行的。

总合以上各义，关于谚语的要素，大概完备，因此可下个定义。即：“谚是人的实际经验之结果，而用美的言词以表现者，于日常谈话可以公然使用，而规定人的行为之言语。”这个定义虽是单由于谚字的语意综合而建设的，有时或者犹恐不能适用于一切的言语，不过谚的主要性质，总不能外是罢了。

这是从比较的狭义方面着想，至于从广义方面而言，则不论何种言语，只须有一定的形式而传唱于社会上的，都是谚语。即如一种形容的辞句因其有一定形式而又脍炙人口，亦可名为谚语。但如此则义太广泛，转难明晰，所以这篇所讲，大都是指狭义言的。

于此更有应注意的，即以上对于谚字的各种解释，都包有言语的意思。这一种美的言语，于文字上固然亦常被采用，但这决不是谚语的本旨。《文心雕龙·书记》篇谓“文辞鄙俚，莫过于谚，而圣贤诗书，采以为谈”，谚虽不拒绝文字的采用，而本来性质在宣之于口，所以其价值亦专在谈话之上，这是不可不分别认清的。

三

上面肯定的下了一个定义，虽能包括谚语主要的性质，但恐怕还不很为明了，因此再从否定方面与各种类乎谚语的，比较他的不同，可以反证出谚语的性质，使变为明显，更为确定。

（1）谚非歌谣

（2）谚非格言

（3）谚非寓言

（4）谚非其他各语

谚语的形式颇多有韵的，谐和音律的，琢句整齐的，这些极与歌谣相类似，因此亦易与歌谣相混淆，然其间有个主要的区别，即是歌谣可以歌唱而谚语并不能歌唱的。杜文澜谓：“谣谚二字之本义各有专属主名。盖谣训徒歌，歌者咏言之谓，咏言即永言，永言即长言也；谚训传言，言者直言之谓，直言即经言，经言即捷言也。长言主于咏叹，故曲折而纡徐；捷言欲其显明，故平易而疾速。此谣谚所由判也。”这样分别很为显明。本来诗——文学——可以分为二种：一是史诗（Epas），一是歌（Melas），歌谣是属于歌的方面，史诗即是赋。《汉志》谓“不歌而诵谓之赋”，谚语是近于史诗方面的，所以与歌谣不同。——史诗的衍支为科学诗，格言诗等均与谚语性质相类——这是形式方面的关系，至于性质上，谚语是经验累积的结果，所以是主于知的，而歌谣则重在抒情，是主于情的。这个便是歌谣与谚语主要的区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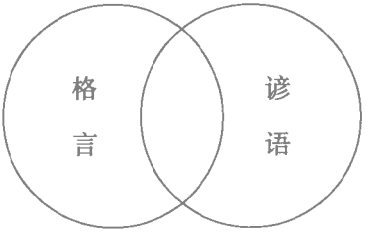
谚语与格言很难分别，许多格言即是谚语，又许多谚语用如格言；这因为谚语与格言其性质上有很多共同之点之故，其主要者有二：

A. 富于道德的色彩

B 富于哲理的思想

谚语与格言均富于道德的色彩，所以能指导人的行为，规定人的趋向，在或时的社会上有奉为金科玉律的权威。《说文长笺》谓“谚字从彦言，可知寓教于文”，则谚语含有教训的意思，正与德语 Sprichwort 的语意相同。这些谚语如“救寒莫如重裘，止谤莫如自修”（《三国志·王昶传》）；“违而知反，得道未远”（《魏

书·高谦之传》)“忍事敌哭星”(吕居仁《官箴》)等，都是人事上一种规律。其富于哲理思想的，则神味隽永，堪耐玩索。本来由于格言的蔓衍，容易成为一种哲理诗，谚语中有哲理思想的，性质正与哲理诗相似，所以亦成为一种格言，如“其益如毫，其损如刀”(《魏书·高允传》)“行得春风有夏雨”(《后山谈丛逸文》)“败棋有胜着”(《病榻手吹》)，“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”(《谭概》)等，深含至理，亦常奉为事理上的一种规律。不过谚语与格言虽易混淆，又各有不同的地方，即谚语的初起只发于语言，而格言的初起常著于文字——参看下节——“温故而知新”一语，可以算是格言，而不能作为谚语，因是文字上的成句故。又谚语的性质，有些关于讽刺人情的，格究物理的，——格物而别有寄托的，即偏于哲理方面——常不过是一种经验结果的表示，颇与格言异趣，所以谚语不尽是格言，而格言亦不尽是谚语，以图明之则如下：



中国旧有一种隐语（如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载其与郭舍人迭为隐语），更有一种射覆语（如《三国志·管辂传》载其射覆语三则），往往借辞在此，寄意在彼。现在吴中流行的语句类此性质者，亦是很多，如“叫花子弗留隔夜食——一顿光”“四金刚腾云——悬空八双脚”“哑子吃黄连——说弗出个苦”“关老爷卖豆腐——人硬货弗硬”等，北方亦有这等语句如“大水冲了龙王庙——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”，“抱了书本儿骑驴——走着瞧”，这些语句在社会上亦极流行，有时专说谜面，有时或并说目的

话，说者可以临时活用之。若从广义方面说，固然亦是谚语的一种，而严格说来，这似寓言非寓言的隐语，毕竟是似谚非谚的隐语，因此只有谚语性质中一部分的普遍性罢了。

至于外国在社会上流行的又有很多的寓言，常于普通的谈话中间引用及之。这些比平常的寓言虽短，而比普通的谚语却长，从狭义说，亦不能算是谚语。即如弗里推（Freytag）所搜辑的阿拉伯的俗谚，如：

> They said to the camel-bird: "carry". it answered: "I cannot, for I am a bird".
>
> They said: "fly". it answered: "I cannot. for I am a camel".
>
> （使鸵鸟负重，鸵鸟答："不能，因我是鸟"；使之飞，又答："不能，因我是一个驼"。）

这个明明是一则寓言，很显著的脱离谚语的范围了。旧时有个寓言，谓凤凰寿辰，百鸟朝贺，而蝙蝠不至，凤凰责以无礼，蝙蝠答为是兽，不用贺君；后麒麟生诞，蝙蝠不至，麒麟责之，则展翼而言是飞禽。其意正与之相同。所以类此者，亦不能谓为谚语。

杨慎辑《古今风谣》及《古今谚》，他因于谣与谚的不同，而为之区分，固是甚善，然与其他谐语、 谶语等，犹相混淆（见《书传正误》）。明郭子章编辑《六语》即分谣语，谚语，隐语，谶语，讥语，谐语六种，各为数卷，杜文澜辑的《古谣谚》对于谐语，隐语，射覆语，了语，危语，反切语，双声语，千字文语，酒令语，曲语，优伶戏语，鸟语，犬语，铃语，均不采录，都因这些对于谚语的性质，各有不相同之处。这些虽是发于语言，且亦往往有韵，往往颇有才智，很与谚语的形式相似，

谚语固不一定须韵——而因为这些并非或种经验的结果，亦不能奉为或种事业的标准，只不过是逞一些并非或种经验的结果，亦不能奉为或种事业的标准，只不过是逞一些小智小慧作为茶余酒后的谈资罢了。因此谚语虽与之有相似之处，却亦不能即与之相混。

由于以上比较的结果，可知谚语与谣语、谐语……等虽有时同其形式，而性质不同，谚语与格言虽有时同其作用，而起源绝异，谚语自有其所以为谚语者在。

据此则谚语的性质可以明了，但谚语虽自有其特性而与村歌俚谣却都是民众艺术的表现。因此谚语的起源是怎样，很不容易明了。作此谚语的是谁，及作者所以作此的动机又何在？都不能够确切说明，不过他在社会上通行流布，适用于日常的谈话罢了。这正因谚语是民众艺术，所以这种流行的谚语或是经过几个人修改的结果——即融合多数人的经验——而不能指出谁是这谚语的作者。中国人素来中一种“文毒”，所以对于浅近通行的俗言俗语以为不在谚语范围以内——如段玉裁等——实在这种流行的俗语正是国民情调的表现，颇有研究的价值。

谚语的起源虽不可得知，但吾人推想他的所由成立，实与现在流行语的成立一样。流行语的成立真是偶然的事情。谚语的成立或者亦是如此。现在对于名人的演说或谈话——即或平常人的谈话中间，——偶然吐露几句奇警的语句，颠扑不破，含蓄无尽，足以使人反复玩味的，那就深印于心中，待到适当的机会，即引用之以表现出来，由是辗转传布，遂成为一种的流行语了。谚语的成立，亦是基于一辈人选择出来淘汰出来的隽语。一个社会中间定有几个多阅历，广见闻，通达人情，擅长修辞，且具有奇警的才能底人，因于这些人观察经验的结果，归纳出几则当时的所谓真理，很美丽的宣之于口，于是流俗竞相引用，即竞相传布，谚语遂以成立。在这谚语初发生之时，不但直接听闻的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